

市井烟火 王红雨

家乡的哲思



海口夏天的风景。资料图

有些诗句一见如故，比如：“总是，你总是穿过一个个傍晚渐渐远去 / 朝着黄昏开始抹掉雕像的地方。”——聂鲁达

诗句里的傍晚该有凉风拂面吧，也很久没有感受清凉黄昏了。

海口的夏天，晨和昏都是热的，一整天我都无所适从，从不睡午觉的人到了烈日炎炎的中午就生出一堆茫然来，干啥好呢？上床吧，开着空调看会儿书或刷，不知不觉就打了个盹。一向睡眠不好，有许多辗转反侧难以入睡的时候，所以这种不期然便昏昏入睡的感觉，挺好的，像喝一小杯酒后的微醺。

去年夏天，父母亲就说过让我以后不要夏天回来了，太热。我脱口而出“天热，你们不也捱着嘛。”父母齐声回答“我们习惯了”。我一阵心酸。

海口的夏天，最好落雨，就算在外面散步，淋一身雨我也不抱怨。还有，自来水也是天然凉得正好，洗澡可以完全不用掺热水。记得四十年前的夏天，母亲从海口去天津开会，一路带着我，先到北京逛逛，住在一个招待所或旅馆。一天，我们从十三陵回来，晚了，过了规定的洗澡时间，母亲毕恭毕敬地认错，并恳求管理员让我们进去洗澡，软磨硬泡，管理员终于答应放行，但已经没有热水了，记得那自来水是刺骨的凉。多年以后在芝加哥，我发现夏天的水也是这么冰凉。

不记得从前在海口怎么过的夏天，眼下我是一天会沐浴好几回。莲蓬头下清凉的水花中体验一股身心的畅快，仿佛那些与湿热黏合在一起的义务、责任、良心、私欲、愧疚、倦怠、茫然等等，统统被涤荡。

家乡到底意味着什么？

那天早餐前，老爸津津有味地说起一首诗，题为《故乡》，全文只有两行，十三个字：

“故乡，真小/小得只盛得下两个字”

挺妙的。

用过早餐，高中同窗好友开车来，陪我和爸妈去逛琼北村庄。

先去芳园村看荷花。网上介绍称之为“文艺村”，我记成了“文化村”。寻路不得要领，停车，摇下车窗，问一位正驾三轮车路过的乡亲，“请问文化村在哪里？”那位老伯停下，大声回答：“番薯啊？不知道哦——”普通话里的“文化”，发音类似海南话中的“番薯”，我们在车里笑翻了。

“误入藕花深处”，那通常不是事件而是意境，要怎样才能拥有？眼前这一片不算映日别样红的荷花，我当然没有误入，是专程来看的，是摆拍，而因为天太热，阳光过于强烈，爸妈明显兴致不高，却乖乖配合着我的摆弄。我笑说你们像小安（作者的儿子）在纽约的猫猫，一会儿被戴顶帽子一会儿被披件什么

来拍照，那忍而不发的呆萌小样儿。

其实在海南大学校园里，在爸妈的家门口，就有一个荷花塘。我问这个时候荷花全盛花期是过了，还是未到，母亲说她也不知道。母亲话多，问不问她，她都有话说，声音大而脆，虽然我有时说“妈，声音小点儿嘛”，但我心里是宽慰的，廉颇未老，中气尚足。

我们驱车前往另一个村，据说附近有苏东坡遗迹，由东坡命名的惠通泉。现在是全民苏东坡的时代，作为热门的国民文化偶像，苏东坡当之无愧，一蓑烟雨任平生——太潇洒啦。

在一个被打造出来的清代院落式文化村里，我惊喜地看见了一棵树和树上的硕果：番荔枝！记得小时候居住的大院里有一棵番荔枝树，在收获的季节，我捧着摘下的果子兴冲冲跑回家，母亲帮我把它埋在米缸里，等着它变熟。那种“一日看三回”的热切，润泽了我年少的时光。然而，童年以后，我再没见过番荔枝树。以致后来，我甚至连它的名字都忘了。

前些年，有一次在初中群里想咨询，却叫不出树的名字，也描绘不出它的样子，害得同学发小们有心相帮，却也无从下手，只得在群里干着急。有一天散步时，我穿过海南大学老南门前的夜市，在一台湾老字号“凤梨冰”摊前买一杯饮料，眼角余光扫到旁边摊上赫然摆着长得极像番荔枝树的果子，只是个头硕大，颜色呈紫，我赶紧凑过去问摊主那是什么果子，摊主回答：释迦。哇，太形象了。我几乎要对着这颗果子合掌祈愿：愿岁月静好，人长久。

就这样，在一个烈日炎炎的琼北古村庄，我见到了久违的番荔枝树，如少时记忆中一样，青青果子生动地垂挂在树枝上。它并非野史或者臆想，而是实实在在在于3000多年前从美洲热带传来的物种，堂而皇之出现在我的童年里，一直被我记得，连同那些承欢父母膝下的小女儿时光。

家乡，也许真的不大，小到能盛在一个果子里。并总是穿过一个个哪怕是闷热的黄昏渐渐远去，抵达我的记忆，如晚霞一般美好。■

百味书斋 青小衣

诗画的用彩



《我早已不属于自己》中的插画。资料图

提起海南，脑海中就会出现椰树成林、槟榔飘香等热带的风物，同时还会产生一种遥远的距离感。尤其是对于一个没有去过海南的人，那里就是天涯海角，是天边所在。后来读了王晓冰的诗画集《我早已不属于自己》，发现海南好像变得不那么遥远陌生了。再提到海南，脑子里蹦出的第一个念头：海南有王晓冰，她在那里写诗，作画，很好地生活着。

在《我早已不属于自己》中，王晓冰已经从“小我”尝试着走向了“大我”，她已经不属于她自己了，而是属于她笔下的每一行文字，每一种事物，每一抹色彩。她的视野之广，角度之宽，思虑之理性深刻，表

达之干净利落，都让人惊喜和叹服。她好像随身带着许多触角，随时随地去触摸，感受，琢磨，品味着面前的世界。这些诗画让人在不知不觉的审美中，以一种新奇、振奋的亲合力，愉悦地完成了视觉魅力和情感魅力的双重功效。

在这本诗画集中，作者做到了意味性和趣味性的叠加。晓冰的这些诗画深入浅出，寄意深远，又生动有趣，吸引读者。梁启超说：趣味是生活的原动力，是文学艺术的本质和作用。

晓冰诗歌中的意象和画作中异形的主体的，大都来自孩子的世界，带着童真稚趣，可以说是对孩子的世界做了深度的探究，以趣味性呈现出来。但这些看似简单的诗画，又在简单中阐释着深刻的道理和哲思，成为情感抒发的直接利器。所以说，它们既是孩子的，又是成人的。同时，诗歌的意味性也令人迷醉。晓冰对事物的感受独特而细致入微，她的诗歌从小处入手，却呈现出大意味，她的画极具画意神韵，略事渲染而意境悠长。捧读一首小诗，欣赏每一幅画作，这些看似临时搭配在一起的物象，在思悟中常常让人从一种意味中生发出新的意味来，隐喻和象征的使用，让诗画冲破小小的纸页，把人带进更大更广的思维空间去。如《偏心》《空》等。

此外，这本诗画集，诗与画形成了互为引导和启发。我们都知道唐朝的王维不仅诗歌写得好，他的绘画也是上乘的。苏轼评价王维是“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”。我觉得晓冰在这方面做得更好。这些充满哲思与隐喻的诗画，具有内在的强大关联，诗与画形成了一种互为引导和启发的关系，二者相互补充和成全。诗歌引导着读者对画作进行深入思考，画作又作为隐喻呈现出来，对诗歌进行阐释和补充。这种关系就像种子和泥土，种子埋在泥土里，二者同时完成使命。这些诗画互为种子，又是彼此存在的泥土，浑然天成在一起。画作使诗歌内容更加丰富，使诗歌得到更完整的呈现。简单说，如果对其一存在茫然性就去欣赏另一方。二者互补，相得益彰，而不是简单地一个对另一个进行解读。如《易碎品》《左右》等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本诗画集于稳定中存在着变调和多意性。在晓冰诗歌中，还常常呈现一种突然的转化或者转身，不但使得趣味性增加，同时还埋下了隐喻，这就是晓冰的诗画在稳定中存在着变调和多意性。可能因为诗和画是互为形成的缘故，在诗歌中还经常出现两种观点同时呈现，形成互为和互否。这样就给人一种去掉围栏的感觉。但又恰恰是无遮拦的“示众”，形成了诗歌带给不同读者的多意性。这种多意性，又因为是诗和画同时呈现的，使画作的解读空间也被拉大了。如《变形记》《简史》等。

我们都知道好诗就是深者不觉浅，浅者不觉深。我觉得，晓冰做到了这一点。她的诗与画是互为隐喻，互为象征的关系，也很好地完成了趣味性和意味性的叠加，使诗和画都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。同时诗歌的语言和画作的用彩都比较干净，让人过目不忘。所以，欣赏这些诗画，就像喝一杯水，透明的水，只有仔细品尝才知道它是味道是甜的，酸的，还是苦的。■

电光幻影 刘心瞳

游过偏见的暗流

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璀璨时刻，全球的目光再次聚焦在那片孕育梦想和荣誉的赛场上，无数运动员将在那里挥洒汗水，追逐梦想。

回望历史长河，有这样一位女性，她以非凡的勇气和坚韧不拔的精神，不仅为自己赢得了荣耀，更为后来者树立了榜样，她

就是特鲁迪·埃德尔——首位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女性游泳运动员。

最近，一部以特鲁迪·埃德尔为原型的传记电影《泳者之心》上映，这部影片如同一幅生动的历史画卷，将我们带回了那个女性游泳尚受诸多限制的时代。在那个以男性为主导的体育界，特鲁迪的出现，无疑是一股清流，她用自己的行动向世界展示了女性的力量和潜能。这不仅是一部关于游泳的电影，更是一曲弘扬女性自我成长与突破的赞歌。

现实中的特鲁迪出生于一个普通的美国家庭，父亲是一位屠夫，思想保守，对女儿学习游泳的梦想持反对态度。二十世纪初的西方国家，体育运动一度被视为男性专利，人们普遍认为男性更具有运动天赋。而女性不但被禁止参与体育运动，就连穿衣自由的权利都受到法律限制。

父亲的不理解、社会的偏见，都像是一座座大山，压得特鲁迪喘不过气来。但正是这些挑战，激发了她内心深处不屈和斗志。她开始秘密训练，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，把握一切可以把握的机会，不断提升自己的游泳技能。在母亲的默默支持下，她逐渐崭露头角，从社区比赛到全国比赛，再到最终登上奥运会的舞台，每一步都凝聚着她的汗水和泪水。

特鲁迪的一生遇到过无数的困难，然而挫折对她来说仿佛是成功的催化剂，她在一次次挫折中吸取教训，更加坚定了信念，凭借着一股倔强的坚持和对游泳的热爱，不断突破自我，战胜困难。

1926年，她作出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决定——横渡英吉利海峡。在她挑战成功之前，仅有五人成功，且没有一位是女性。特鲁迪的这一决定，无疑是对自我极限的一次大胆挑战，也是对当时社会偏见的一次有力回击。

在横渡过程中，特鲁迪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。冰冷刺骨的海水、湍急莫测的洋流、汹涌的海浪、蜇人的水母……每一样都足以致命。然而，她凭借着百折不挠的意志和顽强的毅力，最终以14时31分的优异成绩成功完成了这一壮举，成了历史上首位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女性。她的这一成就，不仅打破了那个时代的男性垄断，更为女性运动员在体育界赢得了应有的尊重和地位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特鲁迪在1924年巴黎奥运会女子自由泳项目上获得了1金2铜的成绩，当时这届参加奥运的女子运动员人数仅占总体人数的4.4%。百年之后的今天，2024年巴黎奥运会首次以1:1的比例向男女运动员平等分配名额，在奥运会128年的历史长河中首次实现参赛人数上的性别平等。

特鲁迪·埃德尔的故事，是对奥运精神最生动的诠释。她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，女性同样可以在体育领域取得卓越的成就，同样可以挑战极限、超越自我。她的成功，不仅是对个人能力的肯定，更是对女性自我成长和潜能的一次深刻挖掘和展现。

2024年巴黎奥运会已经开始，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像特鲁迪·埃德尔这样的女性运动员在赛场上绽放光彩。她们用自己的汗水和努力，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故事，也为奥林匹克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。■